

10 AUG 1934

# 新語林

本刊業已呈請登記

第 三 期  
半 月 刊



# 新語林 第三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五日

莉莉·珂貝女士畫像及其簽字……………(一)  
 莉莉·珂貝贈本刊詩及致本刊讀者辭……………(三)

## 雜感

特權者的哲學和科學……………克上 (三)  
 惡趣……………風子 (四)  
 擁護會考……………竺容 (五)  
 「斷屠」與「人勝」……………周木齋 (七)  
 大師……………魏猛克 (八)  
 留學論……………莊舜 (九)

## 論文

關於時事文的體裁……………孟如 (一〇)  
 怎樣使中學生練習大眾語……………尤墨君 (二三)

## 小說·散記·詩歌

鷹的歌(高爾基作)……………宜閣譯 (二四)  
 幻像……………甘永柏 (二六)

瑣憶……………黎烈文 (一九)  
 蟬兒曲……………陳子展 (三三)  
 割麥鳥……………許幸之 (三三)

## 隨筆

買「小學大全」記……………杜德機 (三三)  
 閒話民族……………陳子展 (三三)  
 我的一個小回憶……………曹聚仁 (三〇)

## 書評·序跋

吉訶德底解放……………胡風 (三三)  
 關於艾蕪的「強與弱」……………杜談 (三五)

## 人物志

莉莉·珂貝會見記……………任白戈 (三六)

## 長篇

耶穌(巴比塞著)……………陳君治譯 (四〇)

本期封面木刻圖係  
 蘇聯岡察羅夫所作

Lily Körby

莉莉·珂貝  
女士畫像  
及其簽字



莉莉珂貝女士贈本刊詩

Die Wissenschaft des Westens  
Und die heissen Herzen  
Des Ostens  
Werden die Welt  
Freimachen!

西方的科學  
和東方的熱心，  
將解放全世界！

致本刊讀者辭

Ihr glücklichen, Chinesen  
haltet heute das Schicksal  
der Welt in eurer Hand;  
Wenn ihr frei werdet, so  
werde auch die Fesseln eurer  
Erüder im Westen gespre-  
ngt. Darum schlagen unsere  
herzen mit euch in eurem  
grossen Kampfe

你們幸福的中國人，現在全世界的  
運命都捏在你們的手裏，如果你們  
自由了，那麼，在西方的你們的弟  
兄們的鐐銬也就粉碎了。所以我們  
的心，是和你們在大戰鬪中一同鼓  
動的。

張祿如譯

## 雜感

### 特權者的哲學和科學 克士

有一天我坐在電車裏，到車站時

上來了一個手挾大皮包的中年人。賣

票人剛關上車門，那中年人便喝道：

「你不准伊上來嗎？你管的是什

麼事？」輕輕的又罵聲「豬罐」。

賣票人有點動氣了，臉有點紅了

，一面開門放上一個中年的婦人，一

面回答說「伊自己不上來，我那里知

道你們是一道的。你爲什麼開口罵

人！」

那中年人益加忿怒，大聲說：「

我既然上來了，伊爲什麼會自己不上

來。你總算不把伊推下去。我就罵

你這人不人道！」中年人挾着大皮包

起着蠻勁。

一個坐客見年青老實的賣票人不

大會說話，從容參加進去，對着那中

年人說，「但你也別欠缺，要是那

位女太太先上車，你後上車，就不會發生這誤會了。」

中年人用人道主義去責備賣票人

，現在坐客責備他用女權論。他於是

無話可說了。

從這些例子裏在在可以看出「理

論」之重要。在兩方面爭鬥的時候，

隨時須用不同的理論。理論之重要的

當然推哲學，但有時也得採用社會科

學和自然科學。

先說有權階級的哲學。我們只要

翻開講西洋哲學的書，幾乎每本都講

起柏拉圖，許多人都承認他是偉大的

哲學家。他的受人推尊，被人廣知的

原因不難推知。柏拉圖的哲學裏有三

條教義，第一條是說造物主是有人格

的上帝；第二條是人是有靈魂的；第

三條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這三條教

義都和後來有權的基督教非常適合，

便把它們迎接了去。表面上看起來基

督教最歡迎的是第二條，實際上卻最

喜歡第三條。那蔑視現世生活，想着

未來永生的基督教，如果遇到意志不自由的哲學，它怎麼能叫人回心向道呢，話便說不下去了。所以意志自由的哲學，就做了它的骨幹。柏拉圖的學說因受了有權者的推行和唱導，遂流行的很廣了。

再來看社會科學一方面。先前

意大利有兩個犯罪學家，一個便是龍

勃羅梭，一個是叫佛爾里，前一人把

犯罪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個人病態，

頭骨的畸形和腦髓的病態；後一

人却把主要原因歸於社會制度。這一

點學說的不同，關係極爲重大，如果

說犯罪的原因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良

，結論就必至于歸到倘要減少犯罪行

爲，必須改革制度，如果說犯罪是由

于個人的不良，那麼只要懲治個人就

好了。於制度無關，這種學說當然爲

當時的特權階級所喜歡，這才迎接了

龍勃羅梭的學說，佛爾里的學說和他

的名字一時也就不大被人知道了。但

是龍勃羅梭的學說雖然擁護了有權階

級，一方面給意志自由論也有一點打擊。犯罪既由於頭骨的畸形等，可見他並不是由於自好犯罪。這樣講起來，對於犯罪者的嚴酷的待遇和刑罰，也可以不必要了。然而，在有些地方，犯罪學說雖然採取了龍勃羅梭的，但刑罰却仍然殘酷。

我們再看自然科學方面，凡是可以利用的學說，有權者也拿了去利用。德國的科學家說了螞蟻社會有幾種階級，和生理上有階級的分別的話，有權者便採取了去，作為階級不能廢除的證據，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論家說了「適者生存」的話，也常被採用，說今日的有權者可見就是適者。自然科學中可以用擁護有權階級的固然也有，但以上兩說却實在借用得太勉強單說螞蟻社會有固定的階級，這和人類社會無關。人類不是從螞蟻進化來的，沒有系統上的關連。至於適者生存的話，是極富於可塑性的，舊的倒掉了，新的起來了，也可以說適者生

存。這話實際上是並不能給特權者做護符的。

我們從這一點粗淺的檢討裏，可以看出：舊社會裏的有權者所推崇的學者和學說，並不是那學說真是深，精，淵博，徹底，往往因為有利於他們，遂拿來應用，以擁護自己的利益。挾大皮包的中年人用人道主義去責難賣票人也有點相似。我們用這樣看法去看所提倡的各種舊道德舊人生活學以及別的東西，是往往能夠看出所包含的意義的。

### 惡趣

風子

清人沙獻如有一首仿宋人體的詩，道：

「暑中對人冠帶，長日據案鞭笞，等是人間惡趣，一行作吏兼之。」詩題叫做「遺悶」，原是只為發發牢騷的。但因爲經驗所得，却也看準病根，不免使小官出醜，虎吏多心，拆穿了西洋鏡，照例總是不大穩妥

的。

但原因其實還不只拆穿了西洋鏡，倒是因爲沙獻如輩所感到的惡趣，對於官味較厚的人們是很隔膜的。冠帶雖覺累贅，却頗光榮，一定還有人要戴，那是不用說了。便是鞭笞，官方也只覺得牠的趣，而罕有想到牠的惡的。

所以刑罰雖經明定，是非全在肚中。定罪的輕重，往往還得因「趣」否而轉移的。

這「趣」否不但轉移了輕重，簡直還轉移了刑罰的本身。

古時有五刑，也叫肉刑：墨，劓，剕，宮，大辟，說得明白一些，就是文額，割鼻，斷足，去勢和砍頭。據說是「因苗民之舊」，這好像替野蠻下注腳，其實只是爲苛暴作強解而已。漢文既廢肉刑，而司馬子長仍不免於蠶室，這上面就留下了破綻。可見官家只憑「趣」，沒有想到「惡」的。

隋以後的五刑是改做笞，杖，徒，流，死了，論律確是輕一些的。但倘說是發現了「惡」，因此激動天良，而至於恍然大悟，那還是並不見得的。恐怕倒是「趣」的不同罷了。宋朝就有了刺配法和凌遲極刑，前者是文額的變相，後者則脫胎於割鼻，斷足，去勢等等的肉刑。

這在官方看來，的確是很好玩的，苟非身受，何來惡趣呢？

「刑不上大夫」的恩典，到了明朝是大大地碰壁了。廷杖改作常刑，就事論事，原是很公允的。而糟糕的是「趣」兒一換，又有了新花樣，那就是剝皮和刺心，雖覺血淋淋，但還是只見其「趣」，不見其「惡」的。

明文規定的常刑既已如此，酷官虎吏的私刑，自然更苛刻了。散見於筆記和傳聞的，有油鑊，釘板，錫缸，蛇池等等，心肝固可下酒，小腳還當堆山，爲什麼呢？玩玩而已。

新刑律的五刑是：罰金，拘役，

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初看起來，好像是「民命得維」了。其實還是黑暗一團的。租界有捕房，城鎮有監獄，煨紅的鐵條可以燙身，辣椒汁，冷水可以灌入鼻空，然而最「文明」的，却還要算電刑。

電刑的功効如何，但看最近蔡洋其案的供詞，便可略知梗概了。供詞是：

「二月二十一日訊問時，（在捕房）風注。）將我置一椅上，反縛兩手。用一指粗之管狀電具，內通電線，一端發生電火，燒灼我的胸皮膚，立時感劇烈之疼痛，發聲。經二小時之久，人已暈迷。但離開皮膚之後，（意謂電具離開皮膚之後）風注。）則全身發麻，疼痛立止，外表不紅不腫。惟胸部在第三日受刑後，不能伸直，若強伸則感疼痛。計第一日受電刑六次。第二日又受六次，第三日五次。每次受

刑，均暈倒，經用冷水噴按，便即蘇甦，此時頭暈眼花，胸部肋部感痛異常。……」

結果呢，蔡洋其無罪開釋，但從此背腹疼痛，咳嗽吐血，面色蒼白，神經遲鈍，變成一個殘廢者了。

審理本是法院的職責。捕房是無須代庖的。然而偏要來逼供，不肯招麼？於是乎有電刑。

於是乎只見其「趣」，不見其「惡」，於是乎惡趣就變成佳趣。

但倘說人類是在進化，這佳趣，也總有一天變爲惡趣的。而且一定比沙獻如所說的更徹底。

這是勢所必然的。

### 擁護會考

楚容

長沙是我的故鄉，離開故鄉快八年了，故鄉的消息，平常除開從寥寥幾個往來親友的口聽一點，此外就祇好看報。報上所見的消息往往是極短極短的一條，但即使是我們的主席

痛罵貓兒狗兒，或取締女人不穿褲子，讀來也都覺特別親切有味。因為這緣故，每天一打開報，看到專電，就先搜尋長沙的電報。×月×日所見的是這樣一條：

「中央十五日長沙電：省立第二中學女生孫莊因會考落第自殺。」

會考竟有這麼利害麼？不免使我大吃一驚。這年頭失業失戀自殺的青年雖不希罕，但由於落第，而至自殺的，在民國似乎還是創例。因此倒想知道一點會考的情形。自己是久已不讀書臨考了的，會考的朋友也不多見，專電祇是那麼一條專電，從頭到尾，不到三十字，如何能知道怎樣會考，又怎樣落第，又怎樣自殺呢？

然而心裏却不能淡然下去。於是翻報，於是搜尋會考的消息。就在先一天報紙堆中，尋出了一張特刊來，專載上海中學會考的。上海和長沙，地點雖是兩處，但考的是中學却没有不同。別的不一定，考試我想是差不

多的。於是從這上面反覆搜尋，想尋出牠使人落第，使人自殺的理由來。但橫看豎看，也都看不出痕跡。因為「狂人日記」中狂人的敏感，我是沒有的。即如考場，據「攷生須知」，既沒有縣官監考，也沒有狂狴守門，與科舉時代就大不相同。夾帶槍替，現在至多不過「不准參與考試」，或違犯規則的「予以減分或扣考」而已，實在平淡無奇。

搜尋既然失望，只好來細讀「試題」，看看成績。成績的確是「優良」的，譬如國文試卷，倘和六十年前秀才舉子們的八股時文相比，無論內容和形式，我想是並無不及的。試題是六個，辦法是四條：任擇一題，長短以四五百字為度，自加標點，「能寫文言文為尤佳」。限制實在寬大得很。題目六個如下：

-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說」
- 「明禮義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說」
- 「過則勿憚改說」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  
 「以學自損不如無學論」  
 「讀新生活運動綱要書後」  
 除開最後一題，其餘都是古香古色，落筆就可成文的題目。倘要「尤佳」，自非寫文言不可。因此優良的卷子高中部分，一律是文言，委婉曲折，筆前作文的面目，一概都保存在這裏是非常可喜的。夫得奇文而共賞，實人生之至樂也。抄他幾段好的，以供同好，豈非「風雅善事」？

「夫人之生活，有精神與物質之分。精神生活，德業之修養是也，物質生活，衣食之溫飽是也，然而精神生活，較物質為重。蓋德業未成，而豐衣足食者，不過行屍走肉而已。若德業已立，則雖饑殍不繼，捉襟時見，而其名德足傳於後，精神生活，將充分發展，又何患物質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諦，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此論之，人類求衣食固為氣質所需，若求過之，反無所獲益。故衣



食活之求，應有標準。衣取蔽體可也，食取充腹可也，苟不能得，則以精神生活補其缺憾，不足以爲深望。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論）

「夫國家乃衆人之國家，社會乃衆人之社會，欲國家強盛而社會安寧，衆人皆與有責焉。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者，人人固皆當以格物致知誠意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己任也。雖然，人之生也，秉賦各有不同；人之長也，造就隨環境而異，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長成也，大智者服務千萬人之事，次者服務十百人之事，更次者服務一人一家之事，或而爲學者，或而爲軍人，或而爲農，或而爲工，或而爲商賈，因分工合作，互相扶持而成社會國家，社會愈進化，分工愈複雜，而社會國家之組織愈繁複，紛爭愈易興矣！有能維範此繁複之組織，而免除紛爭者，其唯人皆

能明禮義知廉恥盡責任守紀律乎！……

（「明禮義廉恥盡責任守紀律說」）

這篇文章的「優良」，是世環所指的。據胡適博士的議論，有這樣的才華，斷不至爲社會所遺棄的了。說完了這些「優良成績」，深覺民族復興之象，胥在於此。但同一考也，長沙女生爲什麼竟落第自殺呢？我想那原因不外是她自己埋頭太少，成績欠佳，作不出這種文章的緣故。這種會考落第的青年，爲社會所不齒，爲輿論所指責，爲家庭所摒棄，倘不自殺，其實倒也沒有其他出路可走。生當今世，而又年青，豈可不考而又考，便插足社會乎？

由此一想，不覺「廢報」自註廢報者放下報紙也）三嘆」，覺得這種會考不可不起來擁護。

### 「斷屠」與「人禱」 周木齋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農業又大半

是靠着天時。天的什麼一有不時，便成爲「天災」了。古人說的「民以食爲天」，實在可以改作，「民以天爲食」。俗話「靠天吃飯」，此語得之。

這樣靠天，天災還是常見的事，這回，則以旱災尤占猛勢。旱災的形或既由於天的積久不雨，那麼，救災之道，自然就是求天，禱雨，而禱雨的一法，就是「斷屠」，以禁止殺生來感動天心，求其相應。

禱雨大都起源於商，相傳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湯的禱雨和禹的治水在歷史上是媲美的。但對於後來的影響，湯却沒有禹大，而讓禹獨美千古了，所以至今還有人在「尊禹」，却不聞有尊湯。因此這裏來說一說湯的禱雨。

當時大旱，太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於是齋戒沐浴，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

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接着便以六事自責：

政不節歟？

官失職歟？

宮室崇歟？

女謁盛歟？

苞苴行歟？

讒夫昌歟？

話言未了，天便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了。

湯的禱雨固不足道，但湯的所以禱，有足多者。他的手段是自苦，即太史所占的「人禱」，身嬰白茅，以爲犧牲。他的措辭是自責，即列舉的六事，政不節，官失職，宮室崇，女謁盛，苞苴行，讒夫昌。昔人有云：「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想來這也是一端了。不要以爲「人禱」的手段是自欺欺人，神權政治盛行時代的君主是斷斷不願採取這樣的手段的。不要以爲自

責的六事是幾句空話，空話的內容却是實事，說了空話以後是多做點人事的，而且這樣的空話是決非一般人所敢輕易地說出口的。

後世的斷屠，也許和人禱有關係罷？但只少吃了猪肉，只便宜了豬欄。由此可見奉行古道，也是不容易的。飽於葷腥的人，本想吃些素，淨淨口，尤其是在夏令，還要提倡，見得衛生，見得風雅。不過用斷屠的方法求天人的感應，這個「屠」字倒頗有意義的，描寫旱災的「赤地千里」一句，正象徵着這個「屠」字。

### 「大師」

魏猛克

近來頂着「大師」這頭銜的人不少，那最先使用的，是藝術界的幾位從海外歸來的所謂「藝術家」，此外也大都都是喝過幾斛海水的人物，好像這頭銜也是從海外搬來，至少很帶着些洋氣味，顯得新鮮，崇貴的。

談起中國的藝術界，一向非常寂

寞，民元以來，雖然在上海，北平，南京等處漸漸的設立了藝術學校，但不惟沒有影響社會，並且社會很看不起它；青年人受了科學的影響，玩藝術的也實在寥寥。在中小學校，圖畫與音樂遭了同樣的命運，被摒棄在必修科之外。專門的藝術雜誌極少見，這並非沒有錢，而是沒有人看，無法可想的。但到九一八之後，百業俱廢，而藝術界却忽然熱鬧起來了，個人或團體的展覽會，南京上海，到處開着，而且有許多還是由政府來主辦。這倒應該感謝日本的飛機。物質不及，以精神濟之，中國向來就有精神勝利法，阿Q不是抱住腦袋，說送給兒子打了麼，他實在是中國的聖賢。現在要救中國，提倡精神文明是極緊要的，除迎班禪祈禱和平外，就趕快令招潦倒在外國的幾位「藝術家」回來，做一文藝復興運動。這時是正用得着他們。

從來爲人看不起的「藝術家」這

樣就交紅運了，在學校裏，宴會上，常常聽到新歸國的「藝術家」的演說：「什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大師米格朗基呀！』什麼『現代法國的藝術大師馬蒂斯，比加索呀！』孤陋寡聞的青年藝術家徒於是也發狂了：文藝復興這名目多麼偉大呢！中國既然也要『文藝復興』，一定也要有『大師』的，這些新歸國的『藝術家』於是在大吹大擂之下，就得到贊成，擁護，戴穩大師的頭銜了。

自然，要做『大師』也並非容易的事，單靠吹播還不夠的，至少要持了名片遍訪過外國的名流，自己帶着照相機與外國的名流同拍過照，或者出錢給外國新聞記者，在外國各報吹捧過一通。這就叫做有憑有據，不由你不相信。

現在是，這些『大師』們又將中國藝術上的古董搬運出國，在歐洲一路掛過去，此舉是更偉大的，既然幫助了中國的外交，又使自己給外國人

知道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大師』，以證明中國的文化的光大。外國人自然歡迎，他們可以由此更明白現在的中國究竟是怎樣的國家，他們的考古學者也因此得到了極好的資料。

近來，則在我們的文學界，也出現了『大師』了，中國誠然是日見其偉大起來的。

### 留學論

莊學

幼時讀書，曾算過一難算題：某學徒盜飲主人酒，但每日盜飲一升，即加水一升，原酒若干，問三百六十日之後，尚有原酒幾何云云。

用這比方來推測西洋學問，是對的。學問猶之原酒，盜飲者紛紛出洋，中間因文字語言之隔闕，個人才智之不同，時間之限制，所得到的真學問有幾何？然而恐怕有人識破，只得擺出若干成分之架子，滲入若干成分之虛偽，好像仍然一大壘學問。但留學生大多是坐海船的，中間經海風一

吹，太陽一晒，說不定在夏天用冰淇淋一冰，汽水一澆，或跳舞時拼命一跳，結果這一大壘又要走漏若干，當然這學徒又要加水若干。

大概留學生腳踏上海之陸地時，學問已經是很稀微淺薄了，但一摸行篋，X士Y士之文憑猶在也，這就是最好的商標，於是登廣告發售出去。

留學生教大學生，又是一趟加淡，大學生教師範生，又是一度和水；這教師範生又教中學生，中學生又教小學生，又是一度……一度……

問一個留學生回國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學問猶在否？猶在也，依然是老牌某某大學校的文憑，裝在一個鏡框內。

忽而霹靂一聲，原來這文憑就是偽造的，打倒一個，僵掉一羣。但這時的留學生却已『飛龍在天』，并學問亦不談了，猶之博物院之非賣品，既無從辨真假，復永遠無定價，只好使人望着發呆。

這里所談的學問是專指西洋知識而言，如果學問要和國計民生，身心性命發生關係，那麼留學生之學問，是一個永遠算不出的未知數。——即

## 關於時事文的體裁

孟如

近來關於時事記載的刊物，似乎較前增多；但據一般的觀察，青年們能夠常常留意時事的發展，而且透澈明瞭時事發展的表面現象與內在醞釀的關聯的，却並不見多。這種情形，自然有許多理由可以解釋。例如，時代反潮的逆襲，使青年們不易從立體的現實生活中增加對於時事的認識，而僅能從平面的枯燥文字中尋求關於時事的知識，便是一個主要的理由。不過，在這個主要的理由之外，一般刊物上所載時事文字的本身，也應負相當的責任的。從目前刊物的時事記載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到一些敘述顯明分析正確的文字，但有許多却只是將國外刊物的文字原裝批發過來，不管那些刊物和作者的立場是如何的；也有許多只是將大塊的統計堆疊起來，使對於政治經濟沒有素養的讀者無法加以解剖或融化的。所以有人並不苛刻地說：目前許多刊物的時事文只是給同樣從事於寫作的人看的。由於這原因，希望從這些文字得到啟示的青年便祇有感覺失望了。

新語林的編者曾經和我說起過這一點：他以為，青年們對於世界時事的忽略，會使他們的視野成爲狹隘，所以這種情形是應該設法補救的。他暗示一點意見，就是時事文字多少可以採用文學的筆調來寫述，這纔容易使青年們樂於閱讀，因爲青年們是大抵愛好文學的。同時他要我就這方面寫一篇短文。我自己就寫不成像樣的時事文，但我有着前面所說起的感覺，於是我就選了現在這小小的題目，希望能略說一些淺近的意见。

在根本上，我們要承認，一篇時事文字的基本價值，決不在於它的體裁方面。作者的立場的正確是決定一篇文字價值的最重要點；而根據正確的立場，作爲透澈的分析，使讀者大衆能明瞭一件時事的表面發展與內在背景的關聯，乃是附加於上項的第二重要點。一件時事發生時，必有某幾種方面要以歪曲事實的方法，蒙蔽大衆的視線。所以時事文的基本價值，自然是在於從正確的觀點，指示大衆對於事實的透澈的認識。例如，在不久以前德國所發生的事變中，代表德國統治階級的言論，都以「民族」「國家」或關於個人私德等等空泛的說法，使受驚的民衆不能認識希特勒殘殺同僚的真實意義；但在同時，代表正確觀點的文字，就會坦直地指出。最近德國對外貿易的降落，外交地位的孤立，人民生活的貧困化，已經怎樣地引起國社黨內部的分裂，使窮促了的希脫勒不得不一步步走入夏克脫、梯森、克魯伯等財閥大工

業主的圈套，成爲他們腰帶上的東西。

不過，在指示讀者大眾對於時事的正確認識的，所謂「分析」的手段，却需要靈巧地應用的。這就多少關聯到文字的體裁的問題了。在一般所謂「素人」(Jayman)的讀者，他們對於政治經濟並無素養，要他們從平面的文字上認識時事，而且知道怎樣是正確的反應，並非易事。原裝批發的外國著作和推砌統計的文字的不易給人受用，便是由此緣故。所以，寫給大眾讀的時事文，作者對於事實資料的組織，分析手段的應用，確應加以多少的注意，有的時事甚至可以組織成一個完全的故事，其含有的啟示力量應當不亞於文學的故事；前面說我們可以採用文學的筆調來寫時事文字，這便是一個例。

這裏有幾點却須加以說明的：所謂用文學的筆調來寫時事文字，並不是說在敘述或解析時事時要多作文字的搬弄；相反的，我們應採取的乃是文學上的簡鍊明淨的體裁。還有，對於統計的材料，我們所要避免的只是大塊的堆砌，在分析中有許多統計數字非但不應避去，而且應當盡量適切地應用的。這使我想到一個例：蘇聯的偉大的「五年計劃」，它的進行和成功主要就是由統計數字表現出來的；這些數字大概會使讀者們頭痛的吧？但當伊林氏把它們組織在五年計劃故事一書中時，我們非但不覺得討厭，而且會從這裡清晰地認識到這個偉大計劃的全貌了。或者伊林的書還不能算爲時事文，那麼我們也可以看紐約時報記者賓蘭蒂 (Walter Duranty) 關於「五年計劃」的通訊（這些通訊曾經陸續登載於紐約時報，到今年方始收入“Durenty Reports Russia”一書中）；這位記者使我們從逐漸累積的數字中，認識蘇聯建設的邁進，同時也使我們從他的有力的筆下，看到這個富有朝氣的新社羣從革命後的廢墟上跑向理想之境的全部的程序。賓氏的文字就是寫給大眾讀的；當美國的各個刊物充滿着關於蘇聯的荒唐記載時，他單獨用一枝巧妙而有力的筆，像講故事一樣把蘇聯的建設、蘇聯的政情、蘇聯的逐漸改善了的民衆生活報告給雖然富於偏見却也能受理智啟示的美國人。終於在前年，美國拋棄了她的成見和蘇聯握手了。有人說，這一半是賓氏文字的功勞；話雖然說得過甚一點，但賓氏的時事通訊的力量，却是無可否認的。

報刊物的時事通訊確是寫作時事文的一種好體裁。近年來，我國的報章雜誌已逐漸增多國外的通訊；不過從歐美到我國，郵程常需一月光景，許多文字往往且失去時間性，所以這種時事通訊也很受阻礙的。其實國內的時事問題作者如果能稍稍顧到目前的需要，在原裝批發與堆砌統計的文字之外，多採用一種有系統有情致的寫法，則讀者大眾當可以

獲益不少了。最近國內著作界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是：反對文言，改進白話，建立大眾語；似乎大家都已經感到「爲文章而寫文章」的不對，而認識到大眾對於文章內容的吸收性的重變了。那麼關於時事文的寫法，自然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我覺得，要使時事文字適合讀者大眾的需要，第一須立場正確，第二須分析透澈。此外，最好能給與一種良好的體裁。

## 怎樣使中學生練習大眾語

尤墨君

大眾語是什麼？爲什麼要提倡大眾語？這些屬於理論方面的問題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我們現在似可進而商量到怎樣建設大眾語的方面去了。建設大眾語，是要矯正近今一般高跟皮鞋式的白話；而這些通病，中學生犯的很多，因此我先從他們談起。小學生理解不足，同他們談建設大眾語，似乎還很早。中學生呢，讀書慾已較旺盛，除了課本而外，他們常喜讀讀文藝書籍或繙繙報紙雜誌，并且還喜投投稿，想做個文豪或學者。惟其如此，所以他們做的白話文，不是通篇歐化式的拗口語句，定是無句不嵌滿了許多時式名詞。這不但非日常生活所必需，并且也不能與大眾接近；所以我覺得要想建設大眾語，當先使中學生練習大眾語始。

那末，怎樣使中學生練習大眾語呢？這，自然不能不先出一種具體的標準來。中學生寫作理路不清，固有待於我們做國文教師的指導；但是他們食新不化的毛病，我們又豈可不加診治！理路既不清，食新又不化，試問他們將來獻身社會，豈不是要碰壁！因爲中學生不一定個個能升入大學而實現其做文豪或學者的理想的。

爲欲使他們將來能和大眾接近，不至被人稱爲「洋學生」，不敢領教，故先當使他們的寫作能夠大眾化。這是做國文教師不可不注意的。現在就我記憶所及，把中學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誤用的許多時髦字眼錄在下面，請大家教正。這當然不僅下列的幾個字眼，未免挂一漏萬；並且他們誤用的例子，我還有許多實證，因限於篇幅，故都從略。倘使這篇文字能引起全國中學國文教師的注意，再定出精密的標準，則我亦好算得拋磚引玉哩。

二字合成的 共鳴 心絃 內心 對象 氣壓 溫度 結晶 澈底 衝動 搗勢 狂潮 理智 現實 探討

· 展覽 鳥瞰等

三字合成的 下意識 相對性 絕對性 內伏性 縱剖面 橫剖面 死亡率 一元論 多元論 不景氣 現

代化等

四字合成的 心理作用 非常手段 下層工作 社會進化 最低限度 物質享受 經濟崩潰 意志薄弱 維

持現狀等

五字以上合成的 十一號汽車（指男子步行說） 解決民生問題（意即吃飯或吃點心充飢） 全身水分蒸發

（指乘涼後身上不出汗說） 一切的一切 不久的將來等

如右所舉許多時髦字眼，中學生作文時，我以為最好叫他們不要用；他們理路清，理解力豐富後，自會辨別其可用與否的。與其囫圇吞棗，食新不化，何如禁用於先，也許他們的寫作能比較清晰而可用。這可以說是建設大眾語的起點。

此外還有像擬人的及中西合璧的字眼，自然亦常在禁用之列；如：

擬人的 月姊 雲哥 風先生 雨將軍 柳姑娘 松柏伯 蝴蝶妹妹 綠衣將軍（青蛙）等

中西合璧的 X村 Y中學 B君 密斯K 密斯脫V等

如右所舉，中學生的文卷中是時常見得到的。這不過是弄筆頭的把戲。試問知人談，月姊怎樣，雲哥如何；X村發生了什麼事情，Y中學已經關門了等話，有誰能說你的話語是富有文藝氣息！何況人家還聽不懂！

我曾經叫同學們擬一篇通俗演講稿子，題材自定，限定白話。有一位同學找得了一個題材是「鄉村衛生運動」，這原是很切實的。可是他的稿中嵌滿了什麼「細菌」，「死亡率」，「人口衰落」，「列強人口壓迫」等等字眼，我遂把它統統刪去。這位同學便悻悻然來質問我，我沒得說，只好說：「你這篇稿子是對誰講的？」即此一端，可見我們要建設大眾語，非先從中學生寫作著手不可。否則穿了西裝，向大眾高談什麼「奮鬥」，「握住現實」，「歷史背景」等，和手搖白紙扇，嘴裏哼著「且夫」，「嘗思」，「天地乃宇宙之乾坤」等的書獃子，一些也沒有什麼兩樣！

二十三年七月 於杭州師範

## 鷹的歌

高爾基作  
宜爾譯

這篇是高爾基所作最著名的短篇小說之一，虛那加爾斯基在去年九月爲高爾基文學生涯四十年所作的紀念文集，除了一母親」等，幾部長篇小說以外，特別說到這一篇以及「海燕的歌」這首

詩。

一條草蛇在山裡高高的地方爬了一會，于是把身子盤在潮濕的山峽裏，看着下面的海。

在高高天空，太陽照耀着，山上熱騰騰的氣息便升向天空去；下面波浪翻騰着，間歇地拍着石巖。

泉流急急地衝過陰暗的濕漉漉的山峽去，沿路濕漉地滾動着石頭。浮面滿是白沫的，強盛的，灰沈沈的泉流在山裏沖成了一條路，便帶着憤怒的吼叫，落到海裏去。

忽然間，一隻鷹跌落到草蛇輪着的地方了，他的胸膛戳破了，他的羽毛沾着血……

當他落到那地面的時候，他只叫了一聲。他的兩翼振一振，在發洩不出的憤怒中間猛拍着石巖……

草蛇喫了一驚，然而不一會，牠就明白這隻鳥只有幾分鐘的性命了。

她向鷹爬過去，便對着他的臉，輕聲說道：

「你快死了，可不是麼？」

「唔，我快死了！」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回答：「可是這是多麼光榮的生命呵！……幸福是怎樣的我知道了！……我這般勇敢地鬥過一番了。……我見到天了！……要這麼這近地見到天，你是永遠辦不到的罷！……哦，想起你來，好不難受呵！」

「天？哦，這不是虛空，是什麼呢？我怎麼爬得到那里呢？況且，這里也覺得很好！……潮潮的，暖暖的！」

草蛇用這樣的話回答了自由的鷹，心裏却笑着他的胡說。

于是她思量着：「不管你飛着呢，還是爬着，結局總是一樣的。我們大家都得回到地理，我們大家都得變成灰……」

然而勇敢的鷹却忽地使了勁，把身子昂起了一點兒，向山下裏看望。

灰色的石巖上，濕漉地澆着水，空氣是悶沈沈，在陰暗的地方還有發着霧的氣息。

于是鷹抖擻了全身的氣力，用了苦加的聲氣叫喊。

「哦，只要我能夠上天去一回！……我就可以把我的仇敵緊緊而揪到我的胸頭！……我的傷口！……叫他用我的血哽住了他的喉嚨！……哦，戰鬥的光榮呵！」

于是草蛇想：「他這樣地想上天，一定天空的生活是快活的。」



于是草蛇向自由的鳥提議：『你怎麼不走到山峻的邊緣，把身子投下去？你的翼膀也許會舉起你來，你便可以在你們的境界裏再住幾時了。』

鷹抖了一陣，驕傲的一聲叫，兩腳抓着浮泥下面的石巖，向懸崖走去。

待到他走近崖岸的時候，他張開了兩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睜着閃閃的兩眼跳下去了。

像石頭一樣，他飛快地跌下去了，他溜過石巖的上面，折斷了兩翼，脫落了毛羽……

泉流的波浪急急地捉住了他，洗淨了他的血跡，把他裹在白沫裏，便帶到海裏去了。

海的波浪帶着哀悼的叫號拍在石巖上……現在呢，在廣漠的海裏，那隻死鳥的身子再也看不見了。

草蛇躺在山峻裏，尋思着那隻鳥的死以及他那對於天的熱切的愛。于是牠便向那老是用幸福的夢來撫慰人的眼睛的遠遠的地方看了一會：

『他在那邊有什麼看見了吧？這隻快死的鷹，在這既沒有底又沒有邊際的大空裏。爲什麼他這類的東西雖是快死了，還有要飛上天去的熱狂打擾着靈魂？那邊他們這麼開心地看見的是什麼呢？哦，只要我上天去一會兒，這個我就能夠明白了。』

草蛇照牠所說的辦了。牠把身子盤成了一個圈箍，高

高地衝向空中去，閃耀在太陽裏，好像銀色的絲帶。

凡有天生着用肚子爬的東西是不能飛的！……忘却了這個道理的草蛇便跌到石巖上，可是死却没有死；于是牠大笑了……

『原來這就是飛上天去的滋味的！這就是你得跌下來的意思。這些鳥好不滑稽呵。他們沒有認識地，他們在地上覺得無聊了，這纔拼命要到高高的空中，在那火熱的大空尋生活。那邊是什麼也沒有，只有虛空。那邊有着多多的光明，却没有吃的東西，養你身體的東西。那麼他們爲什麼這麼驕傲，這麼嘔叨着呢？大約爲的是要遮蓋他們的欲望的痴狂，掩飾他們的不適于實際生活罷？這些鳥是多麼可笑呵！……』

『可是他們的話却再也騙不過我了！現在我自己什麼都知道！我看見天了！我向天飛騰過，把牠打量了一番，我明白了這就是要跌的意思，可是我却沒有受了傷，現在我愈加堅定了我自己的信仰。讓那些不能愛地的人們靠欺騙過活罷。我知道真理了。我不會上他們當。我是地的生物，我是住在地上的。』

于是得意洋洋的草蛇把自己的身子盤在石巖上。

整個的海閃耀在明亮的太陽光裏，波浪示威似的打在岸上。

在波浪的路上震天價轟唱着關於驕傲的鳥的歌；石巖

在波浪的打擊下震動了；天空在他們雄壯的歌聲裏顫動了：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勇士的愚行是生的智慧！吽，勇敢的鷹呵！你在和敵戰鬥的時候流了血了，……可是時候要到了，你的一滴滴的血，火花一樣熱的，會在生的黑暗裏迸發了火焰，來燒旺許多堅強的心裏對自由對光明的渴望！」

「你死了，——可是這算得什麼……在勇敢者的歌裏你可以永遠活着，作為自由的，尋求光明者的象徵！」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 幻 像

甘永柏

輕輕地合上了書，我覺得一點潤濕的感覺沾着自己  
的眉睫。遠處的軍號在嗚咽着，隨着灰色的暮雲捲了來；  
屋子裏是空堂堂地，一個人的沉思遂也曩然，隨着風，  
隨着雲，隨着飄空飄蕩的塵絲，在那兒打旋旋。

人是在遺忘中還遺忘不了自己，該得知道那一點兒苦  
趣了。朋友×對我說道：

「不是很自苦着麼？××，你得稍稍抬高一點你的眼  
睛！你將看清那落在一個卑微的境遇裏的，不是你，是另  
外的一個空靈。你沒有理由在遺失裏去找悲哀！你該望着

這個現在，這個現在！」

他把那個「現在」擲給我，遠遠送來熱誠的心，而我  
只有憂鬱。他寫下的字在我眼前幻異的擴大：正如吳爾芙  
夫人所描寫過的，一個帶着中世紀的憂愁的婦人從牆上一  
點黑跡所看出來的世界，那是莊嚴的羅馬古城？威武的十  
字軍的行列？或者一座陰晦的支那古瓶？……而我迷失  
着。

是的，我是在想着×，想念着那些過去了的好日子。  
我的眼前展開那張濃濃的笑臉，電燈是嘩然的亮了，我的  
耳畔便響起喧然的笑：

「嘻嘻，嘻嘻……」

那是三人擠在窄狹的床上，一個人的手誤觸了手掀的  
電燈機關，使得燈亮的時候。

「不要關了，我怕，我怕！」羅輕輕地說。

我們正講着坡 (T. A. Pro) 的廢宅故事，×的作弄，  
把那恐怖的暗室轉移到了我們的週圍，攥住了孩子羅的神  
經。

「我關燈！」

×說着，我們的週 又遍佈了密密的黑暗，而那一個  
一個羅的字，却綿延地從他口頭出來。

羅依向我：

「我怕，怕他那個鬼！」

恨恨的指着X，她的兩手圍着我的肩。

『不怕，有我在這兒呢！』

輕輕理着她的秀髮，我看到她的長的睫毛上掛着晶瑩的眼淚。

而那時，嘻笑着的X，又會抱過了這孩子，用他有着短髭的嘴唇舐乾了這孩子的眼淚：

『可憐的寶寶啊！』

那麼地噙着，悄悄拉過了我的手讓她握着，使她知道她是有着許多人憐愛的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是在那樣溫煦的情愛中度過了的日子呵……

我低抑地嘆着，以有錯：電燈是亮了，昏昏地；外面似乎在下雨，黃色的雨霧包圍着，從微開的窗子溜進來，隱約着噙噙的市聲，多麼稔熟的聲音呢！

遠遠地有脚步在響了，那是幾雙皮鞋踏在堅硬的石子上的聲音。在下着梅雨的小市鎮上，行人是多麼的少啊！踏、踏、踏……穿過了雨與霧，穿過了陰暗的街巷，在掛着白布的小市招的一家酒樓上，這踏踏的聲音算是沉靜下來了。

『醉啊，醉啊！』

昏黃的暮色中，幾個剛從中學的課堂解放出來的年輕人的心，狂放着，奔騰着。

『看哪，XXX又在做詩了。』

在嘲諷的話尖上，一個人悄悄的離開了席，推窗望着灰灰黃黃的小市上的屋瓦，我的胸中是塞滿了惆悵。

『XXX，詩做好了嗎？』……

是的，我還能做一點兒什麼呢？我的心比泰山還古老，我的寂寞比海還要深，而我的筆却是一枝幼稚的花苞，他放不出壯麗的顏色，因為他正需要清晨的苦露。我掉在人生的悲歡中，我却分辨不出一點兒人生的悲歡呢。

誰在唱啊？那樣淒厲的調子！我的眼睛在黃色的燈下發着黃色的暈眩，廻轉的點線成了一個大大的羅盤，而一個思想便穩定成了一隻指針。

我在想着一點什麼呢？那樣悲肅的調子？是亞爾喬爾生的“Song Boy”？那種絕弦的沉痛的高音，顫慄着一個慈父的靈魂！曾是在七月的傍晚，在海濱，使得我落淚的悲哀的歌聲呢。

我是記起那個冷落的地方來了：有着薄薄的煙霧和淡淡的海天的地方，一向都在我的懷念中呢。我們住在那兒，是盛暑；而到我們離去，伴着片片遠軌飄來的，已有微涼的秋颺了。我說我們，實際是三個在性格上永遠沒有和諧的人。倉是一個愛動的，亞美利加型的現代少年；在這冷落地方，只有海水的存在能夠表現了他長處的一種，他是每天要我陪他下水浸幾個鐘頭的。而實則是一個初期的肺病患者，咳嗽很苦。身體瘦弱，時刻想到的是如何可以

增加自己一點體重的事。每次飯後，他總要躺一二個鐘的。而那時，這位健康的朋友，總歡喜打開留聲機，唱幾隻曲子。那常常被採取的片子，有着這張“Song Boy”還有一張名叫「彩虹圍繞我身邊」的，都為我所歡喜。

那時這歌，總是很寂寞，很寥遠的帶給我一些思想。倚着窗欄，遙遠的海口的圓天，送來一種安息的平和。我的心內會悽悽地，飄起一些悠徐的，舒捲似的悲哀；不歡喜藏着一些兒甜味。那正如在一個靜穆的黃昏，當我是倦了，我一個人睡在草地上，一片灰雲向我行進來一樣。我的記憶會輕鬆的復活在我心裏，然而我會更寂寞，因為我的記憶也是寂寞的。

我讀長篇小說，常歡喜其中的一個 Episode，比雕琢修飾而出的主幹故事更歡喜。記憶對於我也如此，一件小事，或者一件錯綜的幻象，是最能永久地留在我回憶中間的。馬丹·玻哇莉讀了許久了，那常在我的回想中出現的有趣的人物，却是那位在 Emma 幽會的歸途中，攀着那部 Orange 的一個流浪漢子，那位被一個醫生拿去當作實驗品而終於殘廢的漢子，他是一個酒鬼，生着深蒼的鬚鬚，穿着污穢破爛的衣裳，手裏提了頂破盆似的便帽，舞着，而且唱着胡塗的歌。他是向人們要了錢去兌酒喝的。

正如對於那作品中的流浪漢子一樣，不能忘記的，是那在明淨的感情下，所起的一件二件細微的思想啊！現在

我從這悽厲的歌聲聽出去的，不是愛兒的殭屍，慈父的眼淚，而是那悽厲的弦索上顫着的過去一時間的自己的感情！那充滿着少年代的狂想，但在現實下消沉了去的，悽舊的傷感的感情。

說這是有點屬於自私之類的事吧，我總忘不掉自己，即今有着要想忘掉自己的感覺。也明知自己的悲哀實際是卑微的，徒然的事；在人間的大悲哀之前，我還該怎樣隱忍這一點兒「小我」，憑力量作一點應該是屬於有益的事。但是，事實上那整個淹沒了我的生涯的，不正是這一點點該歸人於徒然的事麼？像一個飽經憂患的耆老，短短的「未來」也正如他悠久的「過去」，祇是一片片的蒼茫。而且還願將他這一點兒自以為苦的寂寞，從語言，從文字，從一切有記號無記號的表現而表現。算是一種自苦麼，如朋友×告訴我的，真是一種自苦麼？

作着如此的反問，我是已回到現實界來了。在靜靜的四壁，在蚊蝶飛舞的案頭，以及在昏黃的電燈上，我的眼都蒙着了光色交錯的幻影，我是有一些兒暈眩……

雨中，遠遠的有人在呼喚。我睜開眼睛向四週望，屋子裏似乎佈滿了幢幢的人影。

六月廿五日，一九三四。

## 瑣憶

黎烈文

翻着最近由法國寄來的畫報，見到勒勃命總統遊地城時，市長 Gaston Gerard 氏和當地官紳出迎的攝影，不禁使我憶起了一些往事。

地城 (Dijon) 是以前布爾哥涅 (Bourgogne) 公國的首都，現爲介在巴黎與里昂之間的一個大學城市，十八世紀大思想家盧梭就是以一篇關於科學與藝術的論文，得着裏博學院的獎金而一舉成名的。這裏離巴黎祇有四小時的火車距離，交通既便利，地方又極幽靜，實在是最宜埋頭用功的地方。我初到法國時，曾在這裏住過，那容我下榻過一年的古樸的修道院，那在黃昏中堆滿暮鴉的 *Saint-Michel* 教堂，那古木參天的公園，那些和藹的居民，都永遠銘刻在我的腦裏，而尤其使我要終身懷着感激和痛惜的情緒去回憶這一切的原因是：我在這裏認識了亡妻冰之。

布爾哥涅是世界有名葡萄酒的產地，每年夏季，地城市長照例要邀請在那裏的外國學生到公爵府——市政廳去飲一回葡萄酒，大概聯歡之中，還寓得有宣傳的意思。

當我們在那邊的時候，做着國會議員並時常加入內閣

的 Gaston Gerard 先生已經連續任過二十多年的市長了。

我記得也是像現在這樣的一個熱天，我們被邀進了古舊的公爵府的廣廳。幾條長案上擺滿了用玻璃杯盛着的紅的葡萄酒。五十左右，還是滿頭黑髮，顯得非常壯健的 Gaston Gerard 先生，和這個那個握了一回手，使出在國會和人辯難的那種洪亮的語聲演說了一通，隨後便請我們痛飲。

那天參與這盛會的中國人，男的祇我一個，女的除冰之外，還有我的一位同鄉 S 女士。我和冰之那時雖還祇是尋常的朋友，但我的「私衷」似乎沒有瞞得過 S 女士那種女性特有的銳敏的感覺。當 Gaston Gerard 先生殷勤地勸我們乾杯着時，S 女士便含笑向那飲了一半，已經面泛紅色，對着酒杯躊躇不決的她的同伴說：

——你可請黎先生替你分去一點喇！

我聽着這話暗暗一驚，窺見冰之伴怒地看了 S 女士一眼，她那早已微暈的容顏，不覺羞的更紅了。

我當時雖覺 S 女士的話稍稍唐突，但心裏却很高興，和鄰座一個德國朋友碰着杯，連罄數巨觥，回到宿舍時竟是酩酊大醉了。

時候相隔並沒幾年，Gaston Gerard 先生仍舊在做着地城市長，看畫報上他的照片，還是滿頭黑髮，壯健依然，而冰之長逝，化爲異物，再不能和我一同對着這畫報來追憶往迹了，如果梅特靈的靈魂不滅的話果然靠得住時，

我想冰之此時一定比我更加悲愴。

二

在國內外亂跑了十多年後，每次得着故鄉親友的信息，便不覺有着「去日兒童皆長大，昔時親友半凋零」那樣回到了故鄉似的蒼涼的懷舊之情。但今天接讀表弟倚虹第一次來信時，却在這樣蒼涼的懷舊之情以外，更添上一種切身的哀感。

倚虹是我三個舅母中最先死去的大舅母的兒子。他出世時，我已在城裏的「洋學堂」念書了。每次趁着假期到外婆家去頑耍，幾位舅母要我抱抱她們的孩子，我總不大情願，生怕給屎尿弄髒了衣裳。祇有大舅母的倚虹，却是例外。

這小孩實在生得伶俐可愛：眉目清秀，皮膚紅潤，臉上輕易看不到鼻涕和眼淚，抱在懷裏一直是靜靜的，顯得非常柔順。你如果把手指在他的嘴上輕輕地點一點，他便報給你一個可愛的微笑，有時還把身子聳跳起來，表示歡迎着你的撫弄。

這樣的小孩，誰不喜歡呢！我是常常抱着他在清晨的塘岸，呼吸着草木的芳香，在薄暮的禾場，眺望着雲露的變幻，不知不覺地，抱下來就是一兩個鐘頭。

許是因為我歡喜倚虹的緣故罷，大舅母對我也非常關

切，每去一躡，總要送我很多東西；在我們鄉下，稍有飯吃的人家的子弟，多是早婚的，我那時雖還止十三四歲，大舅母却似乎覺得已經到了應當成家的年齡了，常是笑着說：「下次來時，是必須帶着新娘子來的喲！沒有新娘子回來，不准進屋呢！」

但大舅母始終沒有看見我把「新娘子」帶去過；當倚虹才滿四歲時，她便患着癆病死去了。

我在開始浪遊，離去故鄉的前幾日，曾到外婆家去辭行過，那時受着祖母撫養的倚虹，還同從前一樣伶俐，柔順，見着我也很會親熱。不過，我總覺得這小小的孤兒，鬢笑之間，都有着一個捉摸不定的寂寞的暗影。

「虹的媽媽呢？」某天牽着他在屋前敞坪上閑步着，低低地問他。

「媽媽死了。」他指着左近的一座土山說，「啦，埋在那裏。」

他說這話時，我不知道他幼稚的心裏想着什麼，但那陰鬱的神情，實在使我暗傷，險些兒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從那次以後，我便不曾再見過他。一別十多年，這小的孤兒居然長大成人，來信說已在一個衙門中幹着差事糊口了。沒有母親管顧的兒子，居然能夠掙扎着生活下來，這原是可喜的事情；但使我慘戚的是：我自己的兒子生下來就陷入了倚虹那樣「失恃」的惡運。現在雖是還不能

說話的十幾月的嬰孩，我抱着他問他的媽媽在那裏時，却已懂得用小手指着壁上的妻的遺影，漠然地說：「啦！」

在這時代，生活也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願妻有靈，保佑我們的孩子，能夠像倚虹一樣掙扎着長大成人！

一九三四，七，六。

## 蟬兒曲

陳子展

一

「知了，知了！」  
你甚麼也不知，  
你甚麼也知道。  
宇宙究竟有多大？  
蒼蠅究竟怎麼小？  
人間是什麼世界？  
做人要怎樣纔好？  
你可看不起凡人，  
莫說凡人都不曉。  
你叫時儘管大叫，  
我也愛聽知了，「知了！」

二

「知了，知了！」  
你究竟知道甚麼？  
你知道的有多少？  
你有本領可以飛，  
飛上樹枝難道巧？  
你有本領可以誇，  
難道一生誇到老？  
看看秋天就要到，  
西風把你吹個飽。  
你也沒有力氣再叫，  
我也厭聽「知了，知了！」

## 割麥鳥

許幸之

割麥鳥，割麥鳥，  
「割麥插禾」叫得真苦惱，  
大麥黃，五穀熟，  
農人說，只有牠知道，  
牠從早叫到晚，  
從春叫到夏，

叫得農人統統插了禾，割了麥，  
她，割麥鳥！

牠就這樣叫破了嗓子，  
牠就這樣叫脫了羽毛，

後來，牠就這樣叫死了，

現在，割麥鳥！

你可不必再叫吧！

農夫們都丟了他們的犁和鋤，

跑到城裏去找工做。

村婦們摔下她們的孩子和婆婆

跑到城裡去尋娘姨做；

沒有孩子同婆婆的，

就把門兒上了鎖。

好！你叫破了嗓子也好，

你叫脫了羽毛也好，

現在是沒有人來理你了，割麥鳥！

去吧，割麥鳥！

你可不要再傻哪！

大兵走過鄉村，

把老百姓的米糧挑走了。

## 算術方法詳解

戴桂森 著  
實價五角五分

將算術的全部智識，以明快的文筆，  
作系統的敘述和解釋，是本書的最大優  
點。用作後期小學，初級中學及各種職業  
學校，補習學校之課本，最有適宜。個人  
自修參考，亦極合用。

上海光華書局 發行

土匪走過莊家，

把農人們的房屋燒掉了。

他們失掉了牛和田，

他們不見了肥豬和茅舍，

田裏看不到大麥和五穀，

遍地的都種着嗎啡同鴉片。

好！你死在田裏也好，

你死在山上也好，

反正是沒有人知道了，割麥鳥！



## 買『小學大全』記

杜德機

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于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未走舊書坊，但對于這類寶書，却從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閒逛，竟在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旌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硃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于兩年

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會進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諡，硃批是『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着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從祀孔廟，『至于臣父尹會一，既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

八日的硃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這並非着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着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兩聲，非澈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並無什麼干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只絞殺了一個

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却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章。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姦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姦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候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

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裏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着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苛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昭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從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却于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路，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面——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一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因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

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麼？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纔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章，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的面。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

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問：你女人平日妬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妬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麼？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妬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之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還有一件要緊事是銷燬和他有關的書。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燬」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燬」者有書籍六種

，却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燬」之列的。

但我所得的「小學大全」，却是光緒二十二年開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統丁巳」（實是中華民國六年）重校的遺老本，有張錫恭跋云：「世風不古若矣，願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又有劉安濤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異言喧騰，顯與是書相悖，一唱百和，……馴致家與國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來先聖先賢蒙以養正之遺意，掃地盡矣。剝極必復，天地之心見焉。……」爲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吏，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銷燬」的書，雖遺老也不復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從新奉爲寶典了。這莫非也是「剝極必復」麼？恐怕是遺老們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罷。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

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化」，却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爲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鑑，文士的詩文，和尙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鑿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 and 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牠沒有有效的。

現在這影響好像是淡下去了，遺老們的重刻「小學大全」，就是一個證據，但也可見被愚弄了的性靈，又終于並不清醒過來。近來明人小品，清代禁書，市價之高，決非窮讀書人

所敢窺視，但『東華錄』，『御批通鑑輯覽』，『上諭八旗』，『雍正硃批諭旨』……等，却好像無人過問，其低廉為別的一切大部書所不及。倘有有人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鉤稽，將其中的關於駕御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輯成一書，我想，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够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

自然，這決不及賞玩性靈文字的有趣，然而藉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在的所謂性靈的歷史，却也十分有益的。

(七月十日。)

## 閒話民族

陳子展

(一) 從『閒話揚州』說起

『閒話揚州』這部書我沒有看過，我知道有此一書，還是因為揚州人讀了這部書大動公憤，奔走集會，上

呈文，打電報，發表宣言，招待記者，各種報紙上把這些消息大登特登。今天(七月十七日)申報上又載揚州八邑旅滬同鄉會電呈中央一文，其中說道：

『閒話揚州』一書，內容所述『揚州人的生活』一編，措詞荒謬，對於揚屬整個民族，不分男性女性，生者逝者，及其他一切設施，以輕薄之口吻，為虛構之事實，盡性醜詆，不留餘地，其中侮辱吾揚屬婦女實甚。尤喪心病狂者，即誣稱全國娼妓為揚州婦女所包辦，娼妓無不為揚州七縣之人。滬戰漢奸亦悉指為揚州人。……

查昔曾有人著書侮辱回教人士，經政府當局嚴厲處置有案，今該易君左及中華書局又陸費達等情節尤復過之。……請求將易君左立予撤職(易現任江蘇教育廳編審科主任職)，與該陸費達一併

拿送法庭，按照公務員犯罪依法嚴懲。將中華書局執行封閉，所有『閒話揚州』一書原版及未銷書籍，一併收沒焚燬，永遠禁止該書印行發售及流傳。並責令易君左中華書局及陸費達向揚屬七縣全體民衆賠償名譽損失。……

這一件侮辱揚州人的案子真有趣。按這篇電文說，易君左侮辱揚州人最利害的有兩點，一點說揚州女子當娼妓，一點說揚州男子做漢奸，這真叫揚州朋友喫不消。『全國娼妓為揚州婦女所包辦』，『滬戰漢奸為揚州人』，這兩句話究竟對不對呢？說這話的著作人應該反省，聽這話的揚州朋友也該反省。

(二) 『我們所獨有的寶貝』

說到反省，恰好我剛剛讀過胡適之先生做的『三論信心與反省』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登在最近一期的獨立評論(第一〇七號)，我偶然在一個書店雜誌攤上看到，覺得很好，就花

了十三銅子買來的。這是第三篇，第一第二兩篇我都不會讀到，因為前兩期的獨立評論一時補買不到了。

在這篇文章裏，胡先生說了一個老笑話，譏笑一般人高談中國民族的固有文化，不肯承認自己的短處，不肯補救自己的弱點，那是很有意思的，那笑話說：

乙甲兩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個虱子，有點難為情，把牠拋在地上，說：『我道是個虱子，原來不是的。』乙偏不識竅，灣身下去，把虱子拾起來，說：『我道不是個虱子，原來是個虱子！』一個地方的人，他們都把自己身上的虱子拋在地上，不承認都是虱子。另一個地方的一個書獃子，來到這一個地方，偏不識竅，把地上的許多虱子拾起來。用他遊戲的態度，著成一本書，引起一個地方的惡感，不免喚官司，自尋煩惱，豈不活該？同樣，有的人提倡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化，

說這是『我們所獨有的寶貝』；有的人僅僅提倡我們民族的固有道德，也說這是我們所獨有的寶貝』。並且他們還異口同聲的說，這是我們民族應該有的『信心』，不料我們的『一位最富於常識的聖人』（胡適之先生稱許孔子的話）胡適之先生，偏偏不識竅，他把『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隨便搬出十多種來，原來是：

駢文，律詩，八股，小脚，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

胡老先生搬出這些『寶貝』還不夠，他叫大家『反省』，『真誠的反省』。他以為『實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認固有文化貧乏，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學；自認罪孽深重，方才肯下決心去消除罪愆。』這個年頭

胡先生也太不識趣了罷！倘若從正面說，『我們所獨有的寶貝』，究竟有沒有呢？算是有了又

是什麼？胡先生在這篇文章裡指出我們的固有文化在這個世界上最特異的有三點：

第一是最簡易合理的文法；  
第二是平民化的社會組織；  
第三是薄弱的宗教心。

然而這三點長處，還是同時有牠的短處存在，胡先生自己也知道。我以為第二點最值得討論，先從第二點說。中國的社會組織是不是平民化？還是一個大問題。胡先生說是『脫離封建時代最早，所以比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怕不見得。中國社會什麼時候就脫離了封建時代：從中國社會組織看來那些地方是比較平等的，而且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好問『爲什麼的』胡先生也恐怕未必有一個圓滿的答案把我們。而且僅就胡先生隨便搬出十多種『我們所獨有的寶貝』而說，有的剛剛廢除不久，還有掉頭之勢。例如文言復興，駢文律詩可以掉頭，代聖賢立言的八股也

可以變相的擡頭起來了。太監雖已廢除，但在東北角上的那個小朝廷，未必不再用太監，不然，留在北平的太監們不會潛行出關，報紙上不會載到這消息。小脚雖說廢除，也止限於通都大邑。廷杖，板子夾棍雖說表面上廢除，實際上刑具比廷杖板子夾棍更殘酷更凶惡的東西成了公開的秘密。地獄活現的監獄，存在不存在胡先生親自訪問過。貞節牌坊，五世居的大家庭，不知褒揚條例有沒有明文規定，實際上並不能算是廢除了的。討姨太太的風氣，革命以來越發盛行。這樣看來，胡先生說的：『我們的社會組織，因為脫離封建時代最早，所以比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他未必十分相信自己這樣說的對罷。不然難道他列舉出來的這些『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都是脫離封建時代最早的社會裏很平等的又很平民化的東西麼？因此，我們要說胡先生說的我們的固有文化第二點長處，似乎落空

了！

再看胡先生所說的第一點長處，『我們的語言的文法是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然而胡先生『可是一轉，又說『文字的形體太繁雜，太不合理了。』究竟牠合理的長處來得大，還是不合理的短處來得大呢？四十年來關於語言文字的改革運動，已經證明了牠不合理的短處來得大，合理的長處來得小，換句話說，功不抵罪。這樣說來，我們的固有文化——語言文字一項，牠的長處也有限了。

還有胡先生所說我們的固有文化的第三點長處是『薄弱的宗教心』然而胡先生又說，『因為古代的宗教太簡單了，所以中間全國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個長期的黑暗迷信的時代，至今還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遺痕。』我以為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宗教心並不見得怎麼薄弱，例如擺在眼前的事實，有唸經救國，禁屠求雨，打醮驅瘟迎神賽會也掛新生活的招

牌，可見『黑暗迷信的時代』並未過去。這樣說來，胡先生所說我們的第三點長處又落了空。

以上略評胡適之先生論我們民族文化的長處與短處。

(二) 『西洋也有臭蟲』

說到我們民族的短處，周作人先生的見解也和胡先生差不多，反對遮羞瞞醜的辦法。周先生在十四年六月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裏定就主張我們有幾件工作要做的：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當然我們民族的弱點與短處，不止這幾項，周先生不過把偶然想到的舉例而已。最近他對於胡適之先生和幾個人討論我們民族文化的長處與短處抱怎樣的態度呢？他在獨立評論第一〇七號裏有致胡先生的一封信：

適之兄：

讀論『信心與反省』諸文，再三感歎。青年們高唱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原即是老新黨說過的『中學爲體』。子固先生又質問歐洲可有過一個文化系統過去沒有類似小脚太監等等的東西，則豈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蟲』的老調麼？自有見聞以來三十餘年，中國思想展轉不能跳出此兩圈子，此殆『固有文化』之一歟？『若忠孝仁愛』云云則須待『恢復』，可知其久已淪沒矣。子固先生又推舉朱元璋爲聖賢天才之一，聞之駭然，豈以其能逐胡元耶？其實此人乃中國古今大奸惡之一。其子朱棣亦不亞於彼，此外明朝皇帝十九凶惡。一幾不可以人論，而青年如此崇拜之，真奇事也！近日臥病，今始得起坐。草草書此，不盡意。順頌近安。作人。六月廿日。

運動奮鬥過的周作人先生，老早就躲進一苦茶庵。喫苦茶，沒有一點生氣了，不料而今他老先生，居然能夠從病牀上跳下來，大罵『青年』，大有以先進者自居，要從庵子裏逃出來，仍然領導青年之意，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周作人論』慢點做呀！周先生還在前進的途中，前途未可限量，著棺論定的時期還早呀！我們準備要做的『評周作人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文，把他那種『太極圖的文學史觀』、『陳望道先生語』，即他說的載道言志派兩種潮流起伏的文學史觀，做一檢討，目前也不得不攔起了，暫時止發表『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當』一文。警告一般不會學他的人們。上面所引周先生的那一封信，我差不多句句贊成，字字通過。不過論到朱元璋一點，我稍微有一點意思補充。朱元璋絕對不是什麼『聖賢天才』，而是『古今大奸惡之一』，這話前人必有講過，至於說是『幾不可以人論』，更是周先生的卓識名言。周先生隱居苦茶庵修養有年，難道還命過火罵人，實在朱元璋是這麼一種人物。便是驅逐胡元退出中國，也不是朱元璋兩手兩腳的功績。原來元朝末年，政治腐敗黑暗，民生凋敝已極，各地農民暴動蜂起，元帝沒有法子繼續統治下去，因此朱元璋用運他的『大奸惡』的野心陰謀，趁此機會，奪得農民暴動的現成結果。難道這還好算是『聖賢天才』，或『民族英雄』？我把周先生的話補充一點，不知道合不合周先生原來的意思。

以上略評周作人先生對於民族文化的意見。

還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迎頭趕上去』？還是『恢復舊道德』，『發揚中國固有文化』？這是在目前民族復興運動中應該觸到的大問題。這樣的大問題應該大家討論，不過我是向來不談國家民族一類大問題的，何況這個大問題大得我幾乎不敢開

口？不料看到胡適之周作人這樣大的名流學者對於這個大問題的意見，觸發了我一點意思，所以說了一堆，好在述而不作的部分居多，不妨把牠發表出來，供大家討論。

## 我的一個小回憶

曹聚仁

我參與反復古運動和白話文防禦戰的工作，這是第三次。

主張文言復興，以讀經來挽救世道人心的；新青年時代有汪懋祖，章士釗老虎報時代有汪懋祖，現在還是這汪懋祖，遺老精神，自是可佩。文言白話，會和世道人心有關，遺老名理，竟非吾輩所能理解。章士釗甲寅徵文啓事云：「士習日非，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自白話文體盛行而後，筆士以俚語爲自定，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蘆，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這是他們唯一的理論。他們那一羣，大概都和汪懋祖，許夢因一樣固陋可笑，學術諸君子，也十足方巾，酸氣冲天，章士釗要算庸中佼佼，復古派中頭等名角而其矛盾外謬若此，其他更可知了。汪懋祖、許夢因那兩最大文，我們也不妨借用胡適對章士釗說的那一句老話：——不值駁。

有一天，我動筆來寫反文言復興的文章，自己也不禁失笑：幾乎筆下所寫的全是十年前的老話。我記得民國十

一年，春天，江蘇省教育會請章太炎先生講演國學，原是沈信卿他預定的復古計劃；沈信卿介紹章太炎先生那一段話，即有超當世道人心的大牛皮。章先生的講演，並不怎樣利於復古；可是笑新詩，以史思明櫻桃詩作比，已經夠沈信卿開心了。有人寫信給周作人先生，謂復古傾向不足慮，即以國學概論記錄者的反對復古爲例證；其實他是看錯的。我的記錄國學概論，乃是依着覺悟方面反復古的意向去做的，不僅是用白話去記錄，還不時寫解明的辯駁論文。（邵力子先生寫了志疑，裘可桴先生寫了政治制度與政治精神，我也寫了新詩管見。）所以沈信卿恨得牙癢癢地，對我非常不高興。

民國十二年初夏的某晚，邵力子先生派人叫我出席某會議，地點是在環龍路戴季陶先生寓中。我到得最早，初次和戴先生相見。當晚出席的邵力子、葉楚傖二先生而外，只有楊賢江先生是我的舊同學，其餘我都不認識，約共十三三人。席中有人問起我是不是黨的同志，大概他們把我當作同路人看待，也就不再說什麼了。那晚所討論的，屬於黨的文化政策，定下幾種指導青年思想的方針，還決定編輯中小學教科書，由民智書局出版。大家集中的論點，就是反對思想復古，積極地接受西洋「科學」及「民治」兩大潮流。那個空洞的議案，當時並不見之實行。到了第二年，忽然從兩件小事上，實現了反復古的信約來。



一件是因澄衷中學校長曹慕管，提倡讀經，以文言文教授學生，楊賢江先生在學生雜誌寫篇復古毒的短文來批評他。曹校長大生其氣，寫信給張王兩大老板，要敲破他的飯碗。覺悟上於是大熱鬧起來，陳望道先生寫了老馬與復辟，劉大白先生寫了倚老賣老少年老成的曹慕管先生，王葉先生寫了老先生的解剖，我也寫一篇爲國故呼冤，這一場復辟之戰，曹校長費恨以終，楊賢江既不會革職查辦，依着校長遺囑提倡國故的宏願又不能實現。

還有一件：印度詩人太戈爾東來了，研究系同人大大爲起勁，梁啟超高喊東方文明的口號，張東蓀把學燈改變了作風來替太戈爾作播音台。沈雁冰先生便在覺悟上明白提出質問，吳稚暉先生在科學週報編輯話裡痛快淋漓的諷刺，還有王人路正廠兩先生組織了距象團，公開徵求同志。我還記得吳稚暉先生有這樣一段話：

「太先生呀！你們的農田，亦許英國人已經替你們改進了。至於我們的農田，不是蕪穢不治，便是墨守成法，說到農業，對於物質文明已進的各國，真要愧死呀，幸虧是一個不辨菽麥的一位詩人，我也不責備你的沒有調查，否則你把自稱農業國的古文明調查一調查，你一定軟了半邊了。難道我們要求物質文明，所急的真是金剛鑽同機關鎗麼？麵粉廠裏反用美國的麥，身上着的是別人的布，醫病時用的是別人的藥，同

米一樣的物質文明，我們無科學幫助，也是無辦法呀！」在我的回憶中，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不外兩件事：甲，反對復古，乙接受科學。如今，汪懋祖公然在中央日報上提倡文言復興，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也是汪懋祖始料所不及的！

## 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

胡行之著 實價四角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計分十二章，將中國有史以來學術思想之變遷，加以詳細之分析與檢討，立論確確、文章流利，實爲治學者最佳之參考書，茲將各章目錄抄述於下，子目繁多恕不備載。

- 一 學術思想之序幕
- 二 儒學底成立
- 三 黃金時代的戰國
- 四 儒學底統一
- 五 老學底盛形
- 六 南北文學底融合
- 七 佛教之影響於中國學術界
- 八 儒老佛混合的理學
- 九 科學化的學證學
- 十 歐西文化底輸入
- 十一 思想之復興
- 十二 結論

# 吉訶德底解放

胡風

——「解放了的吉訶德」讀後感——

雖然同樣的是對於「惡」的否定，但因為看法和手段的不同，效果往往會截然兩樣。聖經上的「有人打汝左臉，須再以右臉與之」的金言，明明白白地是容忍暴力存在的不抵抗哲學底結晶，但說這話的基督，却是把這當作消滅暴力的最善的方法的。他以為，只有愛底力量才能夠使被罪惡毒害了的心復活。

吉訶德主義也就是對於暴力的一種態度。他否定暴力，而且抵抗，但一臨到為了創造新的光明而不得不本地消滅舊的強暴的時候，他就惶惑了。這惶惑，對於新舊之間的正在決定生死的鬥爭，是會生出許多有害的行動的。

像「後記」所指明的樣子，這劇本裏面的吉訶德是作者舉出來的一個例證，給當時被壯烈的風暴雨弄亂了神經的「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的人們看的。然而，這樣地被創造出來了的吉訶德，雖然不得不背着許多哲理行李，「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但也不是一個無血無肉的概念。在這裡被誇大了的性格和傳奇化的事實，在當時西歐的人道主義戰士們底傳記里找得出豐富的活生生的根據。它記下了那個時代的一部份智識份子底心

底歷程。

× × × × ×

「老實的人對於自己總是對的；而博愛的人對於人類和自然界也總是對的」（第十七頁）。這是吉訶德主義底中心。這樣的主義碰着了新舊政權對立的，集團和集團爭取生存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里他所看到的也只是生物學上的存在的「人類」，而且用的是「博愛」的心。所以，專制魔王底化身伯爵卻底「野獸主義」（第三十四頁）和紅鐵匠底「專政論」（第一百頁）雖然是再明顯也沒有的對照，但吉訶德底「老腦袋」是始終弄不明白的。他一望見了血跡狂叫了：

你們應以新世界的慈愛，去抵抗舊世界的強暴。

……（第九十九頁）

然而，和「強暴」相抵抗的不能夠是「慈愛」而應當是「權力」，雖然這個詞頭底意義和謨爾却嘴裏的那個同樣詞頭底完全兩樣。這道理，「聖人」吉訶德不能懂，但平庸的山查却是懂的：

可是，這是很簡單的事情，我的好老爺。他們怕的是：假使在他們勝利的時候不打下他們的敵人，那麼，他們的敵人一定會來打倒他們，只要西班牙別的地方或者法蘭西國王的救兵來到這裏。（第一百〇九頁）

而十月後的俄羅斯勞苦大眾也是懂的。他們決然地建立了權力，不讓敵人來打倒他們。因而他們勝利地抵抗過了「強暴」，也真正獲得了「慈愛」。

十二年後的一個法國知識份子，用了更明白的話說明了知識份子在動盪的大時代裏面脫離大眾的害處（拉蒙·費爾南兌斯給紀德的公開信）：

「……今天的情勢已經和昨天不同了。因為，蒲魯列太里亞陣營里面的一切的不在（Absence）馬上會喚起反動里面的現存（Presence）的。……」

這個良心的知識份子在巴黎暴動裏所得來的教訓，十幾年前的俄羅斯勞苦大眾早已藉本書痛切地說明了。

x x x x x

所以，雖然吉訶德主義在這裏成了聲援大眾的力量，使大眾勝利了，但不能對它有過大的估價。當吉訶德要兵士釋放囚犯的時候，學生巴勒塔薩和鐵匠德里戈作了一段對話（第十九頁），從那裏面找得出來對於吉訶德主義的正確的看法：

巴勒塔薩：好朋友，你想這個獸子不會出於意外的救了我們麼？

德里戈：很少希望罷。

巴勒塔薩：嘿，國公的寶座全靠這一段笑話呢！如果我晚上能夠逃到山洞裡，明天就要在各個村莊裡

吹起號筒來，整個的卡司諦利亞要哄動起來。  
德里戈：明天烏鴉要啄我們的眼睛了。

和知識份子的巴勒塔薩底過於樂觀的口氣相比，工人的德里戈是非常冷靜的。在他，吉訶德主義雖然不無很少的「希望」，但主要的力量還得靠大眾自己。否則只有等烏鴉來啄眼睛了。

到新世界得到的勝利，和舊世界作決勝的血戰的時候，「博愛」的吉訶德主義就成了毒害。頂多不過給他十五分鐘的談話，甚至要將他下獄，和他鬥爭了。因為，在這樣的時候，一個陣營里面的「不在」，馬上會成爲另一個陣營里面的「現存」的。這道理，連可憐的吉訶德自己後來都懂得了。巴勒塔薩說願意冒險担保他，他拒絕了：

「……我不能夠答應你：我明天就一定不把你們底犧牲品藏在我的床底下。而我又怎能夠知道，這不是第二個謨爾却呢？」（第一百五十三頁）

然而，吉訶德主義（人道主義）底基點：對於人類的愛，也是解放運動底根源。所差的是，吉訶德主義者在生死的關頭依然忘不掉所謂「博愛」，其實是向敵人繳械，成了敵人底助手，而德里戈主義者却肯出一筆巨大的代價：

「……老頭兒，你要懂得，你要懂得，你看看我

的狼一樣的眼睛，你就懂得：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更加大。或者，你已經是個鬼，你已經不能夠感覺到我們的道路是痛苦的荆棘的道路，我們自己的每一件強暴的事情，都像針一樣戳着我們的太陽穴……空話講夠了！同這個老傻瓜在一起，自己也要變成感情主義者了。……」（第一百〇二頁）

這就顯出了吉訶德主義底脆弱和灰白。偉大的不是「良心」，或所謂「心的平安」，而是使「良心」底世界實現的行動。在這裡顯出了德里戈主義和吉訶德主義相通而又相反的兩面，因而德里戈主義者有了權力把吉訶德放逐。

於是，可憐的吉訶德成了瞎子，只有離開那「偉大的事業的海洋」，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望着他淡了下去的瘦長的影子，我們所有的是「可憐」而不是嘲笑。

但吉訶德主義者並不是不能有真正解放的時候。十幾年後的知識份子，就明白地看清了自己底命運：

「……對於我們，和蒲魯列太里亞的投合，是滿足在正確的解釋上的自我主義（Egoism），是使自己純化，是獲得具有確實的步伐和視線的權利的。如果借用宗教的話，那是救濟我們的。」（拉蒙·費爾南斯給紀德的公開信）

那時候的作者却用了更「博愛」的言語和吉訶德約定了後會的時期：

「……可是，等到我們到了目的地，我們就要脫掉染着腥腥的盔甲，那時候，我們來叫你，可憐的董·吉訶德，那時候我們給你說：走進我們爭得的篷帳裏來罷，來幫助我們的建設。那時候，你的胸口呼吸起來要多麼舒暢；四周圍的情形叫你看起來，又是多麼自然呵。噢，那時候，你才是真正解放的董·吉訶德。可是，那時候，你必還要縐着眉頭，記起經過的事情，記起許多恐怖的事實，雖則這種事實，你是沒有經過的。唉，你不能够了解我們是在出着代價——不出這種代價是不能夠跑進那樣世界的，而只有那樣的世界裏面，真正解放的董·吉訶德才可以找着和諧和光明。」

七，七日，一九三四。

註：拉蒙·費爾南斯給紀德的信引自六月份「改造」所載。

## 關於艾蕪的「強與弱」

杜 談

這算不得批評，只是讀後感。

在所謂「新人」的作品裏邊，我喜歡讀的，那便是這作者的一些短篇和小品遊記了。從他的「處女作」——人生哲學的一課——到最近的「強與弱」，差不多我都讀過，以至將來的更多的不知名的新作，假如是能夠，我還打算讀下去。

這篇，「強與弱」，在它出現的當時我就想寫一點意見，但爲了別的事一岔，沒做到。後來見動向上羊輩君同

朱荃君關於這篇東西的論戰，我雖同羊棗君的意見差不多，但也沒有出來打幫槌。又一個後來，聽說某女士作了批評，自己的讀後感也就不想再寫了，等至最近，那批評尙未見發表。（想是不發表了吧？）於是寫讀後感的意識便又抬了頭，索性就來這末幾句：

不過，難題就隨着來了，決不是提筆時想的那末容易；從前同作者不認識，說好說壞都極自由。現在，就有點不同，同作者熟識了，作者，也如他的作品那末可愛，有人說他像母親，我則曰：他像大哥，我們每次見時，他總是談着他的過去生活，他的創造方法及材料的選擇，有時竟是一下午。在這種情景下，說話就有點難：說他的作品好，便有標榜吹牛的嫌疑，雖然我並打算封他爲一九三四年的代表作家或代表作的企圖。硬說它壞，但「貨色」是證明，所以困難，困難，第三個又是的。

有人說小說中的阿三與阿牛是代表兩個農民的典型，我不敢十分同意，阿三、只要看他那副土頭土腦的形容，說他是農民典型，我沒有異議，但阿牛，我就不敢十分信他是農民，或者他祖先是，或者他若干年前是的，作者沒有說，我不大敢推測，但在脚上帶有雙鐐的他的今日，我決不敢附和他是「農民典型」。

有人說小說結尾時的那場面太動人了，會使讀者無條件的同情「弱」者！本來，「弱」者是應該同情的，試問

那個囚徒不是度日如年（大亨也在內），強烈的期待着光明和自由，我不是死刑廢止論者，決不那樣迷信，上帝會「良心」發現，無條件的釋放或寬刑，但我們大聲疾呼爭取（在人的立場上）犯人不自由的自由是必要的，因爲凡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縱犯虐待其他犯人的事是應該馬上使它絕跡的。所以阿三女人賣子的慘劇是作者用最大的同情心（或者他自己也在內），向一般有良心人們作有力的呼籲！據作者自己說他寫到這裡是流着淚完篇的，我想也只有一般形式主義的洋八股批評家才會抹殺人類真的悲哀的真實性，及它的可能性。

以上是作爲暴露的作品來說的。顯然地，這小說並不是什麼新寫實主義的作品，同時就作者的其他作品來說，也都不是新寫實主義的，但他的形式和內容的多樣的嘗試，卻是值得注意的。同時他的作品和另一小說家沙汀君是不同的，沙汀君的小說只注意到故事的進展，卻忽略了他作品中人物的個性，艾蕪君，這種毛病是沒有的。

我還要說，自然主義的手法作爲暴露社會的制度及它的某一部分是綽綽有餘，但它的壞處是單調，有時會把活潑的材料弄成呆板的映像，這我拿一個讀者的資格向「強與弱」的作者要求（真誠的，苛刻的）望他能夠將他舊的寫主義的手法擺脫，向新新寫實主義走去！

## 莉莉·珂貝會見記

任白戈

### 一

彷彿亦正是去年底這個時候，我在一個朋友家里開始遇着了韓起。韓起是怎樣的人，自然不是當時還算陌生的我所能究竟知道，但由於他翻譯了幾本比較令人注意的書，却也使我早就知道了他底名字，而且還記得非常熟切。見面時，看看他那種陰暗滯澀的樣子，更使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努力於翻譯和介紹這一類文化工作的。所以，後來，大家比較接近了，往往一見面就總是首先問「他又在翻譯什麼書？」。有一次，他忽然很高興地向我說：「我正在翻譯一本蘇俄底小說，名叫蘇俄女工日記，已經有書店答應爲我出版了。」接着，他還力說書是怎樣的，好出版後一定很銷行等等的話。但在我却沒有像他那樣大的興味來對這一本書。因爲這類的在中國已經出版得不少了，例如什麼蘇俄大學生日記等等便是老早就出版過的。所以，連著者底名字叫什麼我都沒有問到。而且，一直到他死後，我從來也沒有問到這以上的事情去。

不久以前，我聽着一位朋友說，羅西翻譯了一本小說實給商務印書館。因一向愛聽着商務印書館是最善於剝削

著作者的這一類話，會着羅西時便隨意問問商務印書館對於他的報酬怎樣，同時也就談到了這本小說底翻譯經過等等。從此，我才知道韓起以前告訴我他在翻譯的小說原來就是他倆合譯出的這一本。爲了對於死者的追念，我便更進一步問得了一些與這本小說有關的事情。據說，這本小說，最初本是和某一店約好了出版的，但到譯成以後某一店失了約，結果弄得等着稿費過活的韓起窮病交加，甚至病了都沒有錢來得及醫以致於死。自然，除了悲憤以外，我對於這本與韓起有着生死關係的書也就特別看重起來了。然而，我還是不知這本書底著者究竟是怎樣的人。因爲韓起和羅西所根據的底本只是英譯本，而在那英譯本上又并無關於作者的介紹，就連他倆也不知道，這却不能怪我底疏忽了。

### 二

上月二十八日底晚上，忽然有一位朋友來約我去赴一個宴會，說是某某先生招待一位奧國底女作家請我一道去作陪客。到了新亞酒樓，主人正在將那位異國的來賓向同座者一一介紹交談之後，才知道那位異國的來賓就是所謂「蘇俄女工日記」底作者，一時心中湧起了一種無名的悲哀和感念。當時羅西亦在座，我只好默默地望着羅西，覺得一切都是空虛，而這種空虛決不是我們失掉了的韓起以

外的東西所能填得滿的。

蘇俄女工日記底作者莉莉·珂貝 (Lilli Korber) 是很和藹的一個人，她不但使我們感覺不到一種大日耳曼民底氣息，同時更使我們忘記她是一位異國的女作家。年紀大約已經有三十左右了，但她那種純真自然的態度却使她年輕了許多。說起話來總含笑的，不到五分鐘的光景全座的人都被融成一家了，好像是兄弟姊妹在圍爐談天一樣。這時，我也另換了一種心情來聽她底談話。據她說，她受的教育都是德國的，後來自己一吓就跑到俄國去過女工的生活，而她底蘇俄女工日記，(直譯應為一個女人在蘇俄的生活)就是自己所體驗過的實生活底記錄。接着座中就有人問她爲什麼要到蘇俄去作工，她馬上作了一個有趣的回答：

『當我到蘇俄去作工的時候，除了工廠底當事人問我喜歡作那一種工作照我底意思將我分配去工作以外，從來是沒有人問過我爲什麼要去作工的。但待我回到西歐去，一般人都詫異起來了。一個人要作工是應該不成問題的。』

『那末，爲什麼來到中國的呢？』又有人這樣地問她。

『我并不是專程來到中國的，只不過順便到中國來看。主要的意思是想到日本去搜集一點材料，寫出兩本東西。不過，到了日本以後，因爲我底那本小說在日本已經譯出，有些工人來歡迎招待我，便被警察注意，時時監視着

我，使我不能見着我所要見的東西。譬如說吧，當我要去看農民底生活狀況的時候，他們却將我引到一座置有電燈電話的大厦里去參觀，其實那是地主底家庭。所以我只好跑到中國來，想在中國得着一些關於日本的真實的材料。』

『在歐洲不是亦可以搜集一些關於日本的材料嗎？』

『搜是可以搜集一點的，但大都不真實，尤其是德國。在德國底立場上，自然是只有說日本好的。』

『打不打算搜集中國的吧？』

『如果時間久些的話當然也該搜集。外國人所作關於中國的作品，已經有許多好的了，例如『怒吼吧，中國！』大家就是這樣一直地問答下去。最後，她還說到她在歐洲就是相當地懂得中國的。在歐洲雖然有些侮辱中國不利於中國的宣傳，但她是同情中國的。言下，在座的人，自然都很感謝她。同時蘇俄女工日記底譯者羅西也要求她給中國底讀者寫這句話，並附上照片和簽字。當時，她不答應給照片，含笑地說太不好了。後來，經在座的人將一速寫的她底畫像拿在她面前要她簽字的時候，她又答應給照片了，然而却是含笑地說畫像太漂亮得不太像她本人。結果，真可以說是賓主盡歡而散。』

### 三

又是一天底晚上，因受了幾個文學雜誌社底邀約，我

又去參加了一次招待莉莉·柯貝的宴會。在席上，大家談的話是很多的，而她那種談話底態度仍然如故。首先，她就要求我們將中國近來的文藝底情況告訴她，同時她也告訴了我們一些德國底文藝底情況。她很感慨地說：『德國現在是沒有文學的，要收着好的文藝作品只有到監獄里去找。』那意思，非常明白，自然是說好的作家都被關在監獄里去了。說着她便拿出一本書給我們看，那是一本描寫猶太人在國社黨之下的遭遇。她雖然對於國社黨和猶太人都沒有口頭的批評給我們，但我們相信從她底書中一定是看得出的。這晚上，她特別地高興，談的話也就很多，除了稱贊中國菜非常好吃，說出許多感謝的話以外，時時還不斷地說她願意將中國底作品和文藝底近況介紹到歐洲去，並希望大家和她合作。同時，她更真摯地答應給幾個雜誌和讀者寫幾句話。離座後，她又要求我們一道同她出去散步，於是我們便帶着散步將她送回了寓所。

#### 四

在當初的意思，她到上海只打算作一個小小的停留。後來，覺得還很可以找些材料寫點東西，也就多停留了幾個日子。爲了答應約幾位朋友陪她去參觀一些地方，這中間又跑到她底寓所去拜訪了幾次。她住在一個外國學校里，每日的食宿費共值中國幣一元半，一切起居飲食都由她

完全自理，在外國人到中國來的居留中總算是最儉約的，而且，客人去了，就連一杯茶水也得由她親自去倒，更沒有同伴亦沒有侍役，始終只是她一個人留在一間寂寞的屋子裏做她自己底工作。據她說，這地方是在船上遇着的一位英國小姐介紹的，非常經濟合算，住起來也非常舒適。她非常勤勞，當我和一個朋友最後一次去會她的時候，也是正遇着她在整理行李的時候，她一面縫補着衣服一面和我們談話，而且一點也不感覺厭煩地告訴我們：她去參觀過開北的工廠，她覺得中國底人民太苦了，她寫有一篇文章叫做『睡着了的海』，是在上海的感想。接着，她又向我們表示這次到上海來非常滿意，並說最喜幸的是警察沒有和她搗亂。本來，我們是打算回覆她說因爲上海是一個洋人底世界，你却占了身爲洋人這一點便宜的，並不是警察比較日本的還要客氣和講理，但一看時間已經到了十一點，恐怕就誤了她明天的旅途，只得說兩句告別的話就走了。

#### 五

我底料不到人世間有這樣奇巧合的事情！當着韓起離開我們已經將被遺忘的時候，而那當初彼此會面作爲話題之一的蘇俄女工日記底作者莉莉·柯貝却突然給了一個機會使我會見，又想起這本書底出版底命運和韓起底命運



底關聯，這都使我不能不加倍地紀念起韓起來。然而，韓起留給我們的東西是很少的，我們只希望這位異國的友人再多給我們一些，好是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乃至文化都原來是不分國籍和疆域的，讓我們以後多讀一點莉莉·柯貝底作品吧。她底主要的作品，現在已有：

蘇俄女工日記 (Eine Frau erlebt den Roten Alltag)

一九三二年柏林出版，現已有英，保，日，意，中等譯本

新德國中的猶太人 (Eine Jidin erlebt das Neue Deutschland) 一九三四年維也納出版。

關於蘇俄的報告 (Rapport ge aus der USSR)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的維也納暴動 (Ballade von 15 Juli 1927)

短篇小說：

一個掃烟窗的人 (Der Schornstein Feger)

赤色的密切如 (Der rote Mitzka)

朝華社選 魯迅序

每集實價四角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 藝苑朝華

藝苑朝華全五集，係 1929—30 年間由朝華社選印，每集均有魯迅先生長序，內容均係木刻及黑白畫名作。現均歸本局發行。茲將各集書名列下：

- 1 近代木刻選集(一)
- 2 露谷虹兒畫選
- 3 近代木刻選集(二)
4. 比亞茲萊畫選
5. 新 俄 畫 選

# 世界的大門

〔耶穌之〕  
第七章

巴比塞著  
陳君治譯

(一)——到耶路撒冷去的旅行。

(二)——去耶路撒冷必得經過無數的平原與無數的高山。

(三)——在世界上還有許多的別的平原和別的山哩。

(四)——我的家是在鄉村的鄉村裏，但是我的故鄉不是在別處而是在世界的鄉村裏。

(五)——在大海與愛芙拉依斯姆之間的地方，我們曾看見過木雕的女神愛絲達羅絲，她是安放在一個西利安人叫阿拿尼司的牆垣之內。

(六)——這位女神呵，多麼美麗的姿態，穿着青色的飾着無數的星點的闊大的外衣。她的頭上帶着金冠，她抱着一個神童在她的臂膀裏，也是同樣的美麗的，頭上也帶着金冠。在他們之上還有仙鳥。而所有的顏色是青的和黃金的，是在阿拿尼司的牆垣之內呵。

(七)——我們是走過這牆垣了，向我的旅伴們我的父親，還有我的母親，我是在最後走着哩。

(八)——所有猶太人都躬了身，很恭敬的，向着這個木偶的女神。

(九)——我的母親當然嘆。

(一〇)——但是她是非常地從容的。

(一一)——我的母親嘆息有說：多美貌呀！她是如何的幸運呀！

(一二)——正彎着她的身，她是一個好的猶太人。

(一三)——亞培司莎依，牠曾經做過聖衣院的修女的，說：我有一天看見行瞻禮的佛像崇拜者們，和立在祭台前的一個波斯的教士，他伸着頸子喝着水，並且吞食着那未曾發酵的長圓的餅子，他說：那是神的身子呢，是米特拉呢，我如此的吞食着他呀。

(一四)——我們所有的人，在這裏的，都虔敬地唾吐的一次口沫。

(一五)——那教堂呵。

(一六)——第一次便看到他的巨大的方形哩。

(一七)——它是新的，嶄新的哩；但都不是精緻的。

(一八)——我聽見裏面，教堂的裡面的祈禱者獨自兒提精會神的祈禱哩。

(一九)——在巨大的空間說着禮讚。

(二〇)——在教堂中，教士們，教令官，主祭們都來了，他們傳述着教理，談論着。

(二一)——他們說天文學是在比巴倫從亞巴拉汗傳授的，埃及文和哲學從摩西在希臘傳授的。

(二二)——更來了一個叫愛加尼亞的人，他是以色列的一個大博士哩。

(二三)——愛加尼亞說：先有無盡的埃及人，才有希臘的纂輯者。

(二四)——神是混合在他們中間的。

(二五)——因為他們的詩人的著作對於世事已知道一半，只在真理的四周打轉。

(二六)——這是絢爛的，為這類人在各種事物之上所完成的音調的扮演。並且他們為着少許即得到滿足，對於在外觀上的微笑和現在的收穫是同樣地，他以侃侃的言辭和詩和光明的假面遮掩他們的空虛。

(二七)——但是當這個時候，人這是被削成碎片了，人類的身體繼續受苦，繼續被克制着。

(二八)——從前的柏拉圖在一個名叫蘇格拉底的學者的學術上樹立了一個燦爛的宇宙。

(二九)——但是他做了限於天的範圍，並不限於人生的範圍。

(三〇)——又有許多的羅馬人他們酷似希臘的雕像，但是四面雕刻得深了。他們不過是治法的事務的貴族罷。

(三一)——但是以色列是有神的，他是世界上的公道主！

(三二)——哦，是啊，我的父母們已經在各處找過

我了，因為我進教堂時他們已去了，我是稽延下來為聽這些博學者的誠教的。

(三三)——媽對爸說：我告訴你他是在那裡的；於是爸回答道：我們就走罷，他們回轉到教堂裏來，帶着他們的包袱進來了，正當那些傳令官，和主祭，教士們看見我在傾聽着他們，問我的話。

(三四)——也正是我答話之際哩：

(三五)——到處都有許多偶像，應該把它們摔到地上去的。

(三六)——他們再問我：假使有人要對你說：要你崇拜某者某者，你怎樣？……

(三七)——我說我將回答我不願！

(三八)——然而，如果那個是值得崇拜的呢？

(三九)——我還是先回答我不願。然後，我將要去尋找我所崇拜的。

(四〇)——愛加尼亞於是在談到我時這樣說：這個孩子纔是以色列最卓越的靈魂哩。

(四一)——因為總要整個地重造他的心的。

(四二)——就是這樣的，他的話音是充滿了教堂，而這已經為我自己講述了的。

(四三)——而這句話就此建立了。

(四四)——我的創造的精神常常地是一個我沉陷的

開始，如同亞巴拉昂的堅強的手勢一樣！

(四五)——在回家的路，經過悲特來昂的愛特拉的道路時，我趁還有太陽照耀着，我自語地說：生命在眼睛得遠看見時是美的。

(四六)——但是我却後悔我這種歡快的心情，因為剛有一個盲者走了過去。

(四七)——可憐的人呵，你是怎樣地苦呵？

(四八)——我緘默着，而別人的笑聲在我之前就覺得如像鳥叫一樣，他們已不顧及我了，

(四九)——我向那個盲者：你要些什麼呢！

(五〇)盲者答道：你對着我笑。

(五一)——他抬起了那為烈日輝照着的發亮的頭額，我戰慄在他之前了，他比起我還了解，而且愛光明呵。

(五二)——我纔懂得，為什麼最受虐待的最屈服的人他們是知道正義的這個原因了。

(五三)——在這世界之上的教堂是從這個倒毀了的建起的，光的教堂呵。

(五四)——因此正義是摧殘了。

(五五)——儘有那睜着眼睛的人們，在那裏，瞧着這個盲者，但是他們一點望不見呵。

(五六)——在回家的路上，太晚了，疲倦了，我低下了頭。

(五七)——因為我所看見的多少的犧牲呵！

(五八)——我引起一個悽苦的回憶，那屠宰場，那烤焦的心臟，流着冒着烟的脂肪。

(五九)——怎樣做呵，與這無邪的烟一起的祈禱呵。

(六〇)——生命是與這肉的分裂一起嗎？

(六一)——這裏的人也只是看着它，他們的眼睛對於他們簡直是瞎了的呵。

(六二)——是戰敗了的靜默的以色列人毫無遲疑地殘害這些牲畜嗎？

(六三)——仍舊做這血淋淋顏色的工作嗎？

(六四)——對於這，不朽說那是不足為他們顧慮的哩。

(六五)——犧牲的打算，即是人自己作的犧牲呵。

(六六)——常人使真理隨流水般的流逝時。

(六七)——就是在他把自己心頭的符記刺殺了。